**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**

**講稿**

簡介：

　　《莊子》作為一部古代經典，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、注釋與流衍，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，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，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。解讀《莊子》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，本輯節目則從《莊子》的「三言」（寓言、重言、卮言）為入路，既討論《莊子》中別具特色的「道言」故事，更以此探討《莊子》中的哲學思想（智慧），期望能將《莊子》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：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。

主講：韓曉華博士（香港新亞研究所（哲學組）博士）

**第三集：《莊子內篇》〈逍遙遊〉的「蜩與學鳩」寓言解讀**

**第一部分：「蜩與學鳩」寓言閱讀的第一步──通俗地講（15MIN）**

　　各位聽眾好，我係韓曉華。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。上一集我們分享了《莊子。逍遙遊》中「鯤鵬展翅」的故事，今集我們會講「蜩與學鳩」的故事，「蜩與學鳩」故事是緊接於「鯤鵬展翅」故事之後，同樣地在於〈逍遙遊〉一篇之內，甚至乎「蜩與學鳩」故事是回應「鯤鵬展翅」的，換言之，我們要看這個故事就絕不能忽略「鯤鵬展翅」。我先用口語講講「蜩與學鳩」這個故事：

　　一隻蟬與細細隻的斑鳩鳥譏笑大鵬，牠們還說：「我用盡力而飛起，碰上榆樹和檀樹就停下來，有時飛不起來就會直接降落在地面就算，為何要飛上九萬里高而去南海呢？」

　　這個故事有不同的解釋，如果上一個故事「鯤鵬展翅」是展示一個天與人不同的視角觀點的話，則這個「蜩與學鳩」的故事就可以直接告訴我們一個個體自我的視野，可像韓非子的螳臂擋車的故事，或井底之蛙的故事，不過，假如我們對於〈逍遙遊〉有多一點認識的話，則這個故事又不應該只有這一層的意思。究竟莊子講這個「蜩與學鳩」的故事是想告訴我們一些甚麼道理呢？我們試從幾方面來說。

　　首先，從字義來講，「蜩與學鳩」故事本身的說法比較簡單，重點是「笑」，蟬和鳩鳥的「笑」究竟是屬於何種「笑」呢？如果單單從蟬和鳩鳥的說話來講，我們可以隨意解釋牠們其實是一種能夠樂天知命的族群，牠們自知並沒有能力飛到南方，所以牠們可以自足自滿地說飛起的時候碰上榆樹和檀樹就停止，甚至乎反問為何一定要飛九萬里高空，做一些不合乎自己能力的事，用現代香港社會來講，年青人買樓有間蝸居已經係非常好的事，何必要寄望住豪宅呢？不過，從故事中的「榆枋」來講，「榆枋」即是榆樹和檀樹，它們本身並不是小樹，榆樹是喬木，即是向高生長的大樹，檀樹本身也是一種可以生長成巨樹的木材，即是檀香木，兩種樹也不是灌木或小樹，從這一點來說，蟬和鳩鳥並不只是隨便飛上碰上矮樹而放棄，相反，牠們本身也是要飛上高空的，可是在碰上挫折或力竭的時候就只好放棄。從這一點來看，牠們的「笑」並不是純粹的樂天知命，反而似是一種酸葡萄的心態。用現代香港的例子來說，網友會講有一些人只是「成功需父幹」，自己沒有本事而依靠父母的財富而到更多的機會或成功的可能，至少不用為生活使費煩憂，不過，講「成功需父幹」的人其實都是想有「父幹」的，是一種酸葡萄心態，而並不一定是覺得成功是只可以依靠自己能力的想法，用一種較為正經的講法就是對於「公平的正義」有一定意念，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講法而已。尤其是牠們會反問：為何要飛到九萬里高再飛往南海呢？正正是牠們做不到便以一種自身的限制為藉口來反問。換言之，蟬和鳩鳥的「笑」，表面上是一種純粹否定「鯤鵬展翅」的「譏笑」或「恥笑」，實際上是一種自我保護而對理想高遠的否定。

　　其次，我們又可以從莊子使用「卮言」的角度來講「蜩與學鳩」故事，在「蜩與學鳩」故事後面，莊子說了一段「卮言」來解說「蜩與學鳩」故事，這段話用口語來講是這樣的：

　　到郊外去只需要帶備三餐的食物分量就可以，回程時候仍然可以有肚飽的感覺；假如遠遊到一百里外的地方，可能就要帶備過夜的糧食；如果要到千里以外的地方，就更要預備三個月的糧食。這些道理，兩隻蟲鳥其實並不知道呢？所謂「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」。

　　這一段「卮言」似乎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，即是做任何事也要作好準備。當然，我們現代人來看覺得出外旅遊其實也不需要預備三個月的糧食，去買或工作就可以了，這方面，我們可以理解所謂的「預備」可以儲了足夠的金錢或資料。從這段「卮言」來看，莊子對於蟬和學鳩的取笑或否定鯤鵬，其實是出於「無知」，這種「無知」是出於以為受到挫折就可以樂天知命，或以為鯤鵬的行為只是好高鶩遠。

　　最後，我們再從一個「蜩與學鳩」和「鯤鵬展翅」故事的對比角度來說，上一集已解釋過「鯤」原只是魚子的意思，與「蜩與學鳩」都是同樣的細小的生物，甚至比對牠們更是渺小，為何鯤鵬最後能夠長成巨大，最後更能飛上九萬里高再飛往南方呢？當中的關鍵至少有兩點：第一是對自身的潛力或生命的可能性有一定的期望，願意慢慢「積厚」，能夠面對自己的限制或界限，慢慢發展或培育而成就可能性；第二是對於客觀環境的理解，能夠面對海風大作時而扶搖直上。「蜩與學鳩」就是未能夠理解這兩點，更以嘲笑鯤鵬而做自我保護的藉口，以為講到自己是樂天知命就是「適性逍遙」。

　　綜合我們對於「蜩與學鳩」故事的分析，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較為深刻而又非常顯淺的人生道理：不能夠隨便放棄或以為自己能力受限制。換言之，就是與「鯤鵬展翅」所講的積極人生觀的道理一樣，只不過莊子是用反面的方式來講。可以說，「蜩與學鳩」與「鯤鵬展翅」是一個故事的兩個角度，一個是正面地說「鯤鵬」，一個是反面地講「蜩鳩」。而「蜩與學鳩」的重點理解就是不能夠以為蜩鳩是「適性逍遙」，滿足於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才能，而是一種酸葡萄心態，莊子是叫我們不要自訂限界，既需要相信自己的潛能或可能性，也需要審時度勢，還是那句：《莊子》告訴我們的是一種積極的人生觀，希望大家不要做蜩或學鳩。

**第二部分：「蜩與學鳩」寓言閱讀的第二步──學術地講（15MIN）**

　　「蜩與學鳩」故事本身比較簡單，通俗地講會比較容易，不過，我所謂「通俗地講」也是經過字義、故事的結構對比及《莊子》「三言」的理解來分析或支持來講。但是，相對地要「學術地講」似乎有點小難度，以下我們從兩方面來說：一是「安命」的問題；二是「大小之辨」的問題，兩者其實都是涉及莊子思想中的義理問題，尤其是這兩個問題的討論已經不會停止於〈逍遙遊〉的文本，更涉及莊子思想整體性的詮釋，其中可以思考的是，假如只依據〈逍遙遊〉的文本來詮釋的義理，例如積極人生觀，與《莊子》其他的文本有矛盾或衝突的時候，究竟可以怎樣理解或解決呢？當我說「蜩與學鳩」其實是從反面的角度來說積極人生，即是面對自己的侷限，也不要放棄自己的潛能，這樣的說法在《莊子》其他的文本中有沒有支持或容易產生矛循的地方呢？用劉笑敢先生的中國哲學誰釋方法來講，就是「跨文本詮釋」與「融貫性詮釋」的問題討論，所以，以下想透過「安命」與「大小之辨」來討論「蜩與學鳩」在莊子思想中的可能問題，我想這些應該算是「學術地講」。

　　首先，我們說說「安命」問題。莊子在內篇的〈人間世〉和〈德充符〉都有提及「安命」的觀念。在〈人間世〉說：「自事其心者，哀樂不易施乎前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」在〈德充符〉就說：「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」從這兩段話來看，莊子講「安命」至有兩個要點：一是「命」的定義，一般來說，我們對於「命」的解釋至少可以從三方面來講，即生命、命運、命定（宿命），然而，莊子講「命」，大致是在命運和命定之間來講，不過，他的說法比較特別或比較抽象，即是把「知其不可奈何」的就把它安置於「命」的觀念之中，即是說，莊子並不是具體地說有某種東西就是「命」，而是從個人的層面，把某些個人認為「不可奈何」或不可抗逆的東西作為「命」，有些人認為成長在某個家庭並不能自我選擇，所以是「命」，所以會講「成功需父幹」；有些人認為某些原則或個性並不能改，這些又是「命」，所以會以自己對社會現象的表態來展示自己；有些人則認為能力或外型的限制能不容易改變，這些也是「命」，莊子講的「安命」大致就是這個意思，即是從個人層面來講自認為不容易改變的東西是一種「命」。至於「安命」在莊子思想中算是處於一個理論基礎的位置，用劉笑敢教授的講法，「安命」必然是「無為」的，由於面對生命中必然會有無可奈何的事情，而對於這等事情也只能夠無所作為，即是「無為」，不過，這種「安命無為」的狀態卻正好是以精神自由的基礎，即唯有面對生命中無可奈何的限制，我們就嘗試從另一個方向來爭取自主與自由，而這種爭取，一方面是遊然自得，《大宗師》有所謂「安時處順，哀樂不能入也」的說法，另一方面卻精神思想層面中追求超越的可能，即是「逍遙」的狀態。所以說「安命」是莊子思想體系的基礎，即是面對無可奈何的事情卻不以此現實中的限制為界，而用不同的方式去追求精神思想層面上的超越。回到「蜩與學鳩」的故事，這個故事似乎也是講「安命」，即蟬與學鳩對於自己的能力限制認定是無可奈何的事，甚至已經嘗試過飛到高大的榆樹和檀木之中，以「安命」來說是否即是應該「無為」呢？如果是的話，則我們之前解釋「蜩與學鳩」故事的不要放棄或輕視自己的潛力似乎有點錯誤。在此，我們可以再清晰地分析，莊子講「安命無為」只是其思想體系的基礎，他的思想並不止於此，重點是面對這種「安命無為」的狀態從而以另一個方向來進行「超越」，這個方向就是精神思想的「超越」，以不同的價值觀或方向來爭取「自由」，所以，劉笑敢教授認為莊子的「逍遙」即是精神上的超越的「自由」。再回到「蜩與學鳩」故事的討論，則可以發現蟬與學鳩只是處於「安命無為」狀態，實際上並未能達至「逍遙」。再稍為延伸討論就是劉笑敢教授提出郭象在注莊中表達的「逍遙」只是「適性」，其實義是「自足逍遙」，故此就形成一個以「注莊」形式來表達一個與《莊子》文本完全不同的特別個案研究。當然，劉笑敢教授的結論至今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，這些就可以留待有心研究這個課題的聽眾再找來資料研究。

　　其次，我們講講「大小之辨」問題。所謂「大小之辨」的問題主要是在〈齊物論〉的討論脈絡之中，所謂「大小之辨」即是指出「大」與「小」僅是相對的，重點不在於大或小，因為或大或小皆是有問題的，〈齊物論〉有言：「大知閑閑，小知閒閒；大言炎炎，小言詹詹」，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」，重要的反而是能夠摒除形成這種相對性思考的「成心」，從而達成一種澄明的心境，即是「莫若以明」。所以《齊物論》有所謂「齊物之論」及「平齊物論」的理解，更展現出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我為一」的「道通為一」的思考。這就是「大小之辨」在〈齊物論〉中的意思，亦即不要執意於或大或小，或是或非。然而，回到「蜩與學鳩」故事，蟬與學鳩明顯地只是受限制於個體的「細小」並且即使不甘心，仍然只好處於「安命無為」的狀態，雖然他們恥笑鯤鵬，但是他們卻也是安於自身的「小」，如此，從〈齊物論〉的「通通為一」的想法之中，「蜩與學鳩」故事是否有可作另一個合理詮釋呢？在這裏，我們可以說是用一個「跨文本」的方式來詮釋，即以〈齊物論〉來解釋〈逍遙遊〉，這種跨文本的做法，如果與跟據原有文本脈絡的理解有衝突，似乎最簡單的是依於原有文本脈絡作解釋，而不是以其他文本的解釋為要，除非在考據上發現這一段文字其是誤植的，即是「蜩與學鳩」故事原來並不是放置在〈逍遙遊〉而是在〈齊物論〉中。換言之，從「大小之辨」來看，莊子在〈齊物論〉中雖然已提出了「平齊萬物」的說法，但並不能就此解釋「蜩與學鳩」故事其實是安於「小」的解釋，相反地，我們應該從思想系統的融貫性來看，究竟〈齊物論〉中的「平齊萬物」與〈逍遙遊〉中的「超越逍遙」如何能放置於莊子的整體思想而又不顯衝突的問題上，對這方面有研究興趣的聽眾又可以找些資料來看看吧！這一集到此為止。

──第三集完─